肺移植手术等待期间患者心理状态及护理干预的研究进展

徐锡凤 朱晓红 朱亭立 曹晓东 陈静瑜 苗云娟 陈蓉 仟晓敏 吴向东

【关键词】 肺移植: 情绪: 护理

[Kev words] Lung Transplantation: Emotions: Nursing Care

国外肺移植术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供体严重短缺,美国大 多数肺移植中心登记等待肺移植的时间是18-24个月[1] 荷兰 公布的术前等待期平均为468d,据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资料显 示,由于供体短缺,每年有20%-25%的患者在等待中死亡[23]。 因此,如何更好地使患者安全度过等待期,摆脱负性情绪,培 养良好的健康行为,从而获得移植的机会,是一个十分关键 的问题。国外已有多项关于肺移植患者心理状态和护理干预 的研究,本文将对这些研究予以综述,以期帮助护理人员识 别患者的心理问题,为临床制订规范、具体、便于操作的肺移 植术前心理护理干预提供依据。

1 肺移植手术发展概况

1.1 国外肺移植概况

1983年多伦多医院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全球首例单肺移 植[3], 标志着肺移植正式进入临床应用阶段, 1990年第1例活 体肺叶移植的成功为当前供体严重短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选择[2]。近年来,肺移植每年以1600例的速度增长,至2009年 底全世界共完成单、双肺移植25000多例[4]。 国际心肺移植协 会(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, ISHLT)资料表明, 肺移植的手术病死率小于10%, 成人肺移 植受体1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达到85%和55%。有24%的患者 术后生存期已超过10年[5]。

1.2 我国内地肺移植概况

内地肺移植起步于1979年,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辛育龄等 首次尝试临床单肺移植,此后陆续有多家医院开展肺移植, 尤其在2002年前后报道迅速增多[6]。2007年国内推行器官移 植准入制度,通过并实施了由国务院制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 国器官移植条例》[7]、首批5家医院被评定为临床肺移植准入 机构:北京安贞医院、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、上海市胸科医 院、无锡市人民医院、福建协和医院。截至2009年3月,国内肺 移植总计约150例[7]。

2 肺移植患者等待手术期间心理状态变化

2.1 焦虑与抑郁

文献检索发现,焦虑和抑郁是患者最常见的典型情绪障

DOI: 10.3761/j.issn.0254-1769.2010.11.034

作者单位:214000 江苏省 无锡市人民医院

曹晓东:女,硕士,护师,E-mail:dongdonger99@163.com

碍、Najafizadeh等[3]运用Beck抑郁量表对手术名单上的67例讲 行调查 结果显示 有50%以上的患者存在抑郁问题 其中 37.5%和18.7%的患者为轻、中度抑郁,患者感觉很无助,认为 将来要用他人的肺进行呼吸非常不幸。德国1项研究图报道, 等待肺移植期间患者焦虑程度很严重,有35%的患者存在焦 虑,20%为重度焦虑。Parekh等^[9]对多伦多总医院等待供肺者 名单上患终末期肺病的100例进行调查,结果显示有47%的患 者经历至少一种情绪障碍,其中25%有抑郁症状,28%的患者 同时存在惊恐性障碍和焦虑情绪,且情绪障碍影响了患者的 社会话应能力和幸福指数。

患者漫长、不确定的等待,使机体功能状况下降,心理 问题更为严重。荷兰学者[1]对2002-2005年移植名单上的 109例患者进行纵向研究,每3个月问卷调查1次,最长时间 为27个月,结果发现在任何一个调查时点的焦虑水平都高 干正常人(<37分),焦虑量表平均得分为:3个月时41.4分, 12个月时44.4分,27个月时47.5分,抑郁量表的得分也高于 常人(<33分),分别为54.7分、57.2分和65.1分。有文献[10]报道, 肺或心肺移植术前有焦虑和抑郁史的患者, 术后精神紊乱 发生率高。

2.2 疾病不确定感

由于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欠缺及对移植手术不了解,不可 预测疾病的过程和预后,对各种复杂治疗产生恐惧等均可使 患者出现疾病不确定感,疾病不确定感对患者的影响是多方 面的,严重时会造成行为退化和治疗的中断。

Flattery等[11]对肺移植资料库内的11例患肺动脉高压的 患者进行质性研究,发现有两点成为困扰患者的中心问题, 对疾病复杂多样的不确定感就是其中之一,患者不断向护理 人员寻求应对方法,以减轻这种困扰。Feltrim等[12]运用疾病不 确定感量表的调查显示,疾病不确定感总平均分为(107.15± 12.66)分,其他维度得分由高至低依次为:不明确性(40.94± 7.20)分:复杂性(24.80±4.56)分:不连贯性(22.18±3.95)分:不 可预测性(16.31±3.03)分,表明患者存在较高程度的不确定 感,且疾病不确定感与生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。

2.3 社交功能障碍

罹患终末期肺病的患者由于疾病原因,减少了与亲人朋 友的交流和参加娱乐活动的时间,同时不良人格特征也迫使 来自各方面的社会支持减少,进而影响了患者的社交范围和 亲密感。伊朗于2007年进行了关于肺移植患者的全球性问卷 中华护理杂志 2010 年 11 月第 45 卷第 11 期 Chin J Nurs, November 2010, Vol 45, No.11 · 1043 ·

能和适应性不良[5]。Dobbels等[13]对81例等待期患者进行社会 亲密感量表(MSIS)调查,发现患者的社会亲密感明显低于正 常人,尤其表现在面对家人、朋友时的回避、缄默,单调刻板 的动作和缺乏对他人情感的理解力等。 2.4 敌对与敌意

总分84分,64例患者填写了该问卷,结果显示躯体症状得分

为 (8.2 ± 4.2) 分,社交功能障碍为 (10.4 ± 4.0) 分,患者的社会功

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对50例肺和心-肺移植患者 进行为期6个月的居家随访、发现19.4%的肺移植患者和 15.4%的心-肺移植患者存在敌对心理,表现为对亲友和医 务人员的不信任、不配合、脾气暴躁、吵闹、治疗不依从等[12]。 待肺期患者因长期忍受疾病的痛苦,呼吸功能严重受限,无 法完成日常生活,对家庭毫无用处,会经常萌发自己是废人 的想法,自暴自弃,用敌对、敌意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恐惧和 苦闷。

点[1,3,9]:①移植手术本身,肺移植手术难度和危险系数大,患

者常对手术有较多的顾虑和恐惧心理。②供肺短缺,等待期

过于漫长,很多患者在等待肺源的漫漫长日中故去。③对术

后在监护室隔离表示恐惧、害怕。④对移植物长期存活、术后

生存质量和长期使用免疫抑制药带来的不良反应担忧。⑤面

临的各种压力,如复杂躯体的病痛、频繁的医疗检验、经济负

担等。因此,患者常把等待手术的时期描述成承受心理压力

最重的时期,国外几项研究也证明了此观点。加拿大多伦多

医院通过电话访视和邮寄问卷的形式,对36例术前和73例术

后肺移植患者进行调查、发现术前44%和术后28%的患者存

在焦虑,术前25%和术后8%的患者存在抑郁[14]。Archonti[15]对

3 导致患者情绪障碍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临床研究公认导致患者情绪障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

19例肺移植术前和20例术后5-47个月的患者进行生活质量 和抑郁状况的研究,分析结果表明,术前、术后患者均存在较 高水平的抑郁,但术前抑郁程度高于术后,且抑郁与生活质 量存在显著负相关。 心理学研究已证实,这些消极情绪会对人的心身健康产 生十分不利的影响,使人失去心理上的平衡,并造成生理机 能的失调,表现为下丘脑-垂体-肾上腺皮质轴活动增强,肾上 腺素、去甲肾上腺素、肾上腺皮质激素增高,还会引起免疫功 能的抑制,使淋巴细胞总数和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,导致移 植术后的排斥反应。Martin总结了伴随患者的心身反应[16]: ①自我感觉方面,担忧即将来临的危险感,紧张、注意力不集

中,逃避和摆脱现状的强烈愿望。②生理方面,肌紧张或震 颤,心率和呼吸变快或不规则,血压增高,手脚出汗,失眠,胃 肠功能异常等。③行为方面,逃避、回避行为,言语异常,运动 协调异常。

4 护理干预对策

患者获得自我管理的知识、技能和应对行为[17]。 Fusar等[18]对 1966-2006年MEDLINE、EMBASE和Psvc INFO进行检索,发 现有25篇文献在方法学上讲述了心理行为干预对等待肺移 植手术的患者有较理想的效果。Charles[19]的Meta分析也显 示,心理行为治疗对改善患者心理问题的有效度为0.17-

0.90。常用的几种干预方法介绍如下。 4.1 教育性干预

通过健康教育,告知患者正确的疾病知识,从而减轻疾

病不确定感,建立正确的健康行为。近期有多中心研究涉及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4个医学中心,研究者对149例肺移植术 前患肺纤维化的患者进行单盲法随机对照实验,试验组患者 在网站上接受3个月的健康教育和咨询,结果患者的疾病不 确定感降低了36%,对移植手术的风险和益处有更现实和长 远的预期,知识问卷答对率较对照组高出13%,并对提供的信 息满意,希望在网络上给予更丰富的内容[20]。Napolitano[16]等 对71例肺移植名单上的患者讲行家庭电话干预,提供有关疾 病治疗及日常生活有关信息,每例患者的平均电话干预次数 为22次,每次平均为44.6min,经过干预后,患者掌握了正确的

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心理行为干预改善患者的心身状态 使

健康的饮食和活动习惯。 4.2 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

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是通过有序的松弛肌肉配合深呼 吸,改善躯体及心理功能紊乱状态,达到全身整体放松的一

种行为治疗方法,其核心理论认为放松所导致的心理改变对 应激所引起的心理改变是一种对抗力量。此外,放松训练还 可通过消除大脑皮层不良兴奋灶,稳定神经-内分泌系统调 节功能,减少炎性介质释放,减轻支气管黏膜水肿,改善患者 的通气功能[21]。 Blumenthal^[22]及其同事进行了较大样本的研究,对128例

应对技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,焦虑,抑郁水平下降,并养成了

高,两组的CD₃+分别为 (72.1±8.0)、(69.2±8.4);CD₄+分别为 (38.0±4.9)、(34.6±6.4),这对移植免疫耐受是有利的,Napolitano等[16]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。

4.3 潜意识音乐诱导治疗

音乐治疗是运用音乐特质对人的影响,协助个人在疾病 的治疗过程中达到生理、心理、情绪的整合。据文献报道,人 体内有一百多种生理活动具有音乐的旋律、音乐作为由节奏、 音调、和声等基本要素组成的有序声振动,可作用于体内各 个系统,发生同步和谐的共振,刺激神经、肌肉,使器官协调 一致[23]。Bally等[24]根据患者情绪障碍的类型,选择恬静、舒 畅、鼓励的乐曲进行"对症配乐",患者每次欣赏音乐30-

60min, 干预时间为8周, 结果显示, 状态焦虑由干预前的

 (45.50 ± 8.60) 分降低至干预后的 (37.86 ± 4.50) 分,降低了7.84分,

终末期肺病患者讲行12周的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和应对机

能训练,干预后试验组患者经历较少的焦虑、抑郁、压力和惊

恐,肺活量和四肢延伸度增加,且试验组白细胞计数显著升

· 1044 · 中华护理杂志 2010 年 11 月第 45 卷第 11 期 Chin J Nurs, November 2010, Vol 45,

后的(37.50±6.12)分,降低了8.73分,下降了18.83%:肺通气功 能改善、FEV.升高了(0.96+0.46)L/s。

4.4 疏泄支持治疗

在疏泄支持治疗中,鼓励患者表达出所有他们关心的有 关疾病的问题及与疾病相关的恐惧,紧张,焦虑等消极情绪,

患者可采用记"情绪日记"的方法记录不愉快的情绪体验。护 理人员应以治疗性语言针对患者的困惑给予解释、鼓励、安 慰和保证,让患者尽量疏泄出内心感受。Dobbels等[13]指导荷 兰大学71例待肺期患者记录"心情日记",研究人员通过电话

给予针对性的心理疏导,结果显示,患者的社会支持增加,减 少了心理痛苦和躯体症状。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移植中心团队 的研究人员每日通过网络电子邮件接收患者的"情绪日记". 并反馈应对技巧和自我管理技能,12周后发现患者的睡眠改

综上所述, 肺移植由于供体短缺, 受体在等待期易产生

各种情绪障碍,严重影响移植手术的成功和术后康复。对术

前患者进行心理行为干预可以减轻患者的心理应激,调节神

善,社交能力提高,希望指数增加了31.2%[25]。

经-内分泌系统,稳定免疫功能,这对患者有效利用术前等待 期,调节好身心状态,从而获得移植的机会是非常必要的。同 时,心理行为干预有利于护理人员的角色转变,体现护理工 作人性关爱的内涵。 参考文献

[1] Vermeulen KM, Bosma OH, Bij W, et al. Stress, psychological distress,

- and coping in patients on the waiting list for lung transplantation; an exploratory study[J].Transpl Int, 2005, 18(8):954-959. [2] 王永功,陈静瑜.肺移植研究进展[J].中华外科杂志,2006,44(18):1289-
- 1291 [3] Najafizadeh K, Ghorbani F, Rostami A, et al. Depression while on the
- lung transplantation waiting list[J]. Ann Transplant, 2009, 14(2):34-37. [4] 朱艳红,昌盛,陈静瑜,从多伦多经验谈肺移植进展[J],中华外科杂志, 2007.45(2).138-140

[5] Najafizadeh K, Ghorbani F, Rostami A, et al. Health status of the pa-

tients before lung transplantation: a report from Iran[J]. Ann Transplant,

- 2009, 14(1):5-9. [6] 高文,王兴安.国内肺移植评述(1979-2009年)[J].同济大学学报, 2009,30(4):5-17.
- [7] 朱艳红,陈静瑜.第六届国际心肺移植研讨会简介[J].中华器官移植杂
- 志,2008,29(11):693-694. [8] Barbour KA, Blumenthal JA, Palmer SM. Psychosocial issues in the as
 - 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patients undergoing lung transplantation [J]. Chest, 2006, 129(5): 1367-1374.
- Parekh PI, Blumenthal JA, Babyak MA, et al. Psychiatric disorder and

[10] Brosig C, Hintermeyer M, Zlotocha J, et al.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cognitive academic and behavioral functioning of pediatric cardiothoracic transplant recipients [J]. Prog Transplant, 2006, 16(1): 38-45.

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awaiting lung transplantation [J]. Chest,

- [11] Flattery MP, Pinson JM, Savage L, et al. Living with pulmonary artery hypertension; patients'experiences [J]. Heart Lung, 2005, 34(2):99-107.
- [12] Feltrim ML.Rozanski A.Borges AC. et al.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on the lung transplantation waiting list[J]. Transplant Proc,2008,40(3): 819-821. [13] Dobbels F. Vanhaecke L. Dupont L. et al. Pretransplant predictors of

2003.124(5).1682-1688.

- posttransplant adherence and clinical outcome; an evidence base for pretransplant psychosocial screening [I]. Transplantation, 2009, 87 (10): 1497-1504 [14] Limbos MM, Joyce DP, Chan CK, et al.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nd
 - quality of life in lung transplant candidates and recipients [J]. Chest. 2000.118(2).408-416. [15] Archonti C.D'Amelio R.Klein T.et al.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and so-
 - tation [1]. Psychother Psychosom Med Psychol, 2004, 54(1):17-22. [16] Napolitano MA, Babyak MA, Palmer S, et al. Effects of a telephonebased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awaiting lung transplantation[J]. Chest, 2002, 122(4); 1176-1184.

[17] 王慧,张春玲. 肺移植患者的术前护理[J]. 现代护理,2007,13(17):

decision aid for patients with cystic fibrosis considering lung trans-

skills training for patients awaiting lung transplantation[J]. J Consult Clin

plantation[J].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, 2009, 180(8):761-768.

恢复的影响[J]. 中华护理杂志,2006,41(4):293-296.

Psychol, 2006, 74(3):535-544.

Assoc, 2008, 139(3): 317-324.

cial support in patients on the waiting list and after a lung transplan-

- 1613-1614. [18] Fusar-Poli P, Lazzaretti M, Ceruti M, et al. Depression after lung trans-
- plantation: causes and treatment [1]. Lung, 2007, 185(2):55-65.
- [19] Charles Given, Barbara Given, Mohammad Rahbar, et al. Effect of a
-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on reducing symptom severity during chemotherapy[J]. J Clin Oncol, 2004, 22(3):507-516. [20] Vandemheen KL, O'Connor A, Bell SC, et al. Randomized trial of a
- [21] 王建荣,郭俊艳,马燕兰. 音乐放松想象训练对腹腔镜肝切除患者术后 [22] Blumenthal JA, Babyak MA, Keefe FJ, et al. Telephone-based coping
- [23] 吴雪,冯美丽,娄凤兰,等.认知行为干预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生活质
 - 量的影响[J].中华护理杂志,2006,41(8):715-717. [24] Bally K, Campbell D, Chesnick K, et al. Effects of patient-controlled music therapy during coronary angiography on procedural pain and
 - anxiety distress syndrome[J].Crit Care Nurs, 2003, 23(1):50-57.
 - [25] Lahmann C, Schoen R, Henningsen P, et al. Brief relaxation versus music distra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ental anxiety [J]. J Am Dent

(本文编辑 刘晓联 傅保娣)